



夏日走过山间

〔美〕约翰·缪尔 著 林如海 李绒 译

自然经典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美〕约翰·缪尔 著 林如海 李绒 译

夏日走过山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日走过山间 / (美) 约翰·缪尔著; 林如海, 李绒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1

(随时修养. 2. 自然与诗)

ISBN 978-7-5596-1265-6

I. ①夏… II. ①约… ②林… ③李… III. ①随笔—

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281207号

夏日走过山间

作者: (美) 约翰·缪尔

译者: 林如海 李绒

责任编辑: 夏应鹏

产品经理: 严小额

特约编辑: 丛龙艳 杨凡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2 千字 787mm×1092mm 1/32 印张 8.25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1265-6

定价: 32.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57933435/64243832

目录

- 第一章 赶着羊群翻过群山/1
- 第二章 扎营于默塞德河北支流/31
- 第三章 没有面包的日子/75
- 第四章 向更高的山前进/87
- 第五章 约塞米蒂/115
- 第六章 霍夫曼山与特纳亚湖/147
- 第七章 奇特的心灵感应/173
- 第八章 莫诺山道/189
- 第九章 血峡与莫诺湖/207
- 第十章 图奥勒米营地/223
- 第十一章 返回低地/247

第一章 赶着羊群翻过群山

在加利福尼亚，中央谷是一个很辽阔的地方，一年只有春、夏两个季节。11月，第一场暴风雨过后，春天就要来了。短短几个月里，谷里的各种树木开始生机盎然，到处都是葱茏绿意和绚丽的花朵。到了5月底，夏天来了，植被和花儿们被太阳烤得奄奄一息，开始干燥、泛黄，就像被放进了烤箱一样。

这个时候，人们不得不把在高温炙烤下萎靡不振、气喘吁吁的牛羊赶到空气更加凉爽、植被更为茂密的内华达高山牧场去。此时我也非常想去那个地方，但囊中羞涩的我该怎么度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呢？

流浪者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生计问题而烦恼，此时我也是如此，首先就是要解决吃喝问题，我甚至想到是否能靠吃野生动物维生，我还考虑是不是可以采集一些植物的种子和浆果吃，或者放下所有的钱财和其他行李，毫无牵挂地去游荡。

德莱尼先生突然在此时来访。他是一个农场主，以牧羊为

生，我曾在他的牧场工作过几个星期。那时候我和其他牧羊人的工作，就是要把羊群赶到默塞德和图奥勒米河的上游，我向往那里已久，所以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只要能让我到那山上去，我都不会介意。前一个夏天我到过约塞米蒂山区，那里可真是美，那风景让我久久难忘。德莱尼先生说：“由于积雪正在融化，羊群会顺着长长的林带一路往山上去，一直走到景色最好的地方，停留几个星期。”

德莱尼先生的话让我开始思考，可以筹划以营地为中心、围绕周边八到十英里^[1]范围内的短途旅行，那一定是一段愉快的行程。我能专心地研究植物、动物和石头。德莱尼先生也向我保证，我可以自由从事研究。

不过，权衡过后，我还是向德莱尼先生坦白自己并非最佳人选：我既不熟悉高山地形，也不确定是否能成功渡过那些河流，森林里可能会有捕食羊群的野兽……另外，我告诉德莱尼先生，我害怕熊、野狗、山洪、峭壁，还有那些布满荆棘、容易使人迷路的灌木丛。我担心这些会让他的羊群走失，甚至损失大半。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我坦承了自己的不足，德莱尼先生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他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忠诚于他，让他可以充分信任的人。德莱尼先生向我保证，在我未来

[1] 1英里合1.609 3千米。

的行程中，我所顾虑的那些危险和困难自然会逐渐消失。而且，和我同行的牧羊人也能帮助我，我只需要专心钻研植物、动物和石头，并好好地欣赏美景。此外，他还准备和我们一起出发，走到第一个主营地。之后到了高山营地，他也会隔三岔五地上来给我们提供补给，看看我们的情况。既然德莱尼先生都这样说了，我便答应了。

在羊群出发之前，牧羊人和德莱尼先生清点数量，我在旁边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生怕这两千零五十只羊会一去不复返。

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一只圣伯纳德牧羊犬做伴。这只狗的主人与我仅有一面之缘，可他一听说我夏天要到内华达山区去，就立刻带着他最心爱的这只名叫“卡罗”的狗来见我，让我带着它上山。

他担心平原夏天的炎热会要了卡罗的命，于是对我说：“我相信你一定会好好照顾卡罗的，卡罗也一定能帮到你，它既忠诚又能干，熟悉这山区的所有动物，它还可以帮你守着帐篷，看着羊群。”

他这样说的时候，卡罗就静静地趴在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那一刻，我相信它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轻轻地喊了它一声，想知道它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走。卡罗的眼睛里顿时

闪着光，它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主人。主人摸了它几下，又拍了拍它，示意我可以带走卡罗了。就这样，我带着卡罗一同上路了。

1869年6月3日

清晨，我们在马背上稳稳地捆绑了干粮、水壶、露营用的毛毯还有植物标本压制器等，然后跟随前行的羊群，从容地行进在褐色的山麓上。德莱尼先生又瘦又高，脸上的轮廓十分清晰，就像堂吉珂德一样。他走在最前面，牵着那两匹载着装备的马，跟在他后面的是高傲的牧羊人比利，比利后面是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掘食族的印第安人，我们需要他们协助在灌木丛生的山麓、丘陵地带赶羊群，而腰带里别着一本笔记本的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我们的出发点位于图奥勒米河的南面，就在法兰西沙坝附近，那里是一片丘陵地带，含有大量变质的含金板岩，一直延

伸到中央谷积层矿的地下。才出发一英里左右，羊群当中的领头羊就时而快速奔跑，时而向前张望，用行动表达了兴奋之情，因为它们曾在这个地带品尝过甘美的牧草。一时间，羊群在领头羊的带动下也开始兴奋和躁动起来。母羊呼唤小羊，小羊回应母羊，声音十分美妙，好似充满了人类的情感，这微微发颤、情感四溢的声音因为拽食满嘴的枯草而时断时续。山坡上尽是四处奔跑的羊群，声音也是此起彼伏，尽管如此，母羊和小羊之间仍能辨认出彼此。有时小羊因为过于疲惫而没有及时做出回应，母羊就会立刻穿过羊群，回到小羊最后一次回应的地方去寻找。母羊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抚慰，只有在羊群中找到它的那只小羊，才是唯一的慰藉。在我们眼中，羊儿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更别提小羊的叫声了。

羊群在向山区行进时会分散成一个底边长约一百英尺^[1]、高约一百五十英尺的不规则三角形，前进的速度大约是每小时一英里。在这个三角形最前端的是几只最强壮的觅食羊，尽管走起来歪歪扭扭，但它们是羊群的“领袖”。它们和那些活跃在三角形主体两侧参差不齐的觅食羊会不断地从灌木丛中和石头缝里寻找各种食物，有草叶，也有树叶，如此“排兵布阵”是为了保障“三角形”底边那些孱弱的母羊和小羊羔的基本

[1] 1英尺合 0.304 8米。

需求。

接近中午，酷热来袭，羊群艰难地喘着气，纷纷向树荫奔去。在烈日的炙烤下，我们几个人则急切地寻找近处白雪皑皑的山峦以及潺潺的溪流，只可惜除了明晃晃的日光之外，只能看到那向远处延伸的山麓、丘陵，其中还布满了灌木、树丛以及外露的板岩，山麓看起来崎岖不平。山麓上生长的大多是三十到四十英尺高的蓝橡树，树叶泛着淡淡的蓝绿色，树皮是白色的，在最贫瘠的土地或岩石缝隙中顽强地生长。在很多地方，我们都能看到被青苔覆盖的尖锐板岩在黄褐色的草丛中凸起，乍一看这些板岩就像乱葬岗上的墓石。尽管山麓、丘陵上的植被和平原上的看上去区别不大，但除了那稀稀拉拉的橡树，还有几种熊果属植物和美洲茶属植物。初春时节我到过这里，当时这里仿佛是一个草长莺飞、鸟语花香的公园。

可是，现在因为暑气，万物都变得萎靡不振了。地面裂开，裸露的岩石上只有爬行动物——蜥蜴的踪影。当然也少不了微小的蚂蚁，它们似乎不惧怕炎热。蚂蚁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努力寻找食物，就在那如烈火一般的日光下，它们居然不会被烤干，表现得顽强不息，实在叫人感叹不已。还有几条蜷缩着身体的响尾蛇，也都躲在人们见不到的地方。在春天喧闹的乌鸦和喜鹊现在也不见了动静，只是静静地躲在树荫下，耷拉着翅

膀，张着嘴深深地呼吸着。鹤鹑们也都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池塘里寻找最佳的阴凉处，而棉尾兔在阴凉的鼠李属灌木丛中跳来跳去。有时候还可以看到一两只长耳朵野兔优雅地在开阔的林间慢跑。

到了中午，我们在一片小树丛中小憩了片刻，随后又赶忙驱赶羊群向前行进，争取尽快翻过长满灌木的那座小山。不过，我们走着走着就发现前方的山路突然消失了，这下我们只能先停下来辨明方向。那个帮助我们的中国人似乎感觉到我们迷路了，于是，他用并不熟练的英语说了许多形容灌木太多、太密的话，印第安人则是相对安静地扫视着周围的情况，企图从层层叠叠的山脊和峡谷中找到出路。我们穿过布满荆棘的丛林，才发现一条通往科尔特维尔的大道。既然找到了这条路，我们就趁着太阳还未下山继续赶路，直到找到干燥的农场，我们才开始扎营，准备在农场过夜。

我们和羊群一同在山麓丘陵里扎营，虽然这样露营很简单，但却不能说是愉快和舒适的。待太阳下山的时候，牧羊人要驱赶羊群去周围寻找食物，而剩下的人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捡柴、生火、做饭、拆包和喂马等。接近黄昏的时候，羊群已疲惫不堪，它们被牧羊人赶到距离营地最近的高地上，很兴奋地挤到一起，母羊都找到了自己的小羊，兴奋地给自己的孩子喂

了奶，然后它们开始休息，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们都不用去照顾它们。

一句“开饭了”开始了我们的晚餐。我们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个锡制的盘子，先从锅里盛出自己所需要的食物，然后围坐在一起聊关于露营的话题，比如喂羊、矿藏、丛林里的狼和熊等，自然也少不了要谈那些在淘金时代大赚一笔的冒险经历。那个印第安人似乎始终和我们不属于一个物种，他总是一言不发。吃完晚饭，喂完卡罗，有人在篝火边上抽烟。或许是因为烟草的作用，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得很平静，那是一种常常在圣人脸上出现的表情，一种陷入沉思柔和、淡定的神采。随后又一瞬间从梦境中惊醒，我们不是叹气就是嘟囔，都默默地把烟斗中的烟灰倒出来，注视了一会儿篝火，打了声哈欠，自言自语道：“睡吧，睡觉吧。”话音还没落，人就已经缩进毯子里了。篝火一直烧着，时明时暗，直到两个小时后才熄灭。那时候，天上的星星也开始闪烁，浣熊、山狗和猫头鹰都在树林中不断地叫着，打破夜的沉寂，蟋蟀和雨蛙也演奏起了属于它们自己的快乐音乐，成为这美好的夜的一部分。唯独那不知是谁入睡后的鼾声，还有一些羊因为白天的尘嚣而发出的咳嗽声，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星空下，羊群看上去仿佛是覆盖在高地上的一床巨大的灰色毯子。

6月4日

黎明的到来让原本安静的营地顿时骚动起来。大家吃完咖啡、腌肉和豆子组成的早餐，洗好餐具，开始打包。太阳微微露头，羊群开始发出咩咩的叫声。母羊刚醒，小羊就兴奋地凑过来，用头去蹭妈妈的身体，想从妈妈那儿获得自己的早餐。上千只小羊都喝完奶后，羊群就开始吃草。其中，最躁动不安的要数那些阉羊了，饥饿使它们的行动更加迅速，只不过它们始终不敢远离羊群。比利、印第安人和中国人都围着羊群，驱赶它们继续朝那令人感觉疲惫的路前行，三个人都尽量把羊群圈在一个约四分之一英里的范围内，羊群也只能在那样的范围中觅食。前面已经有不少人驱赶羊群走过这条路，所以剩下的不论是绿色的还是枯黄的叶子都为数不多。而对我们来说，必须尽快将这群饥饿的羊驱赶过这片酷热的山丘，这才有希望到达二十到三十英里之外的绿色牧场。

德莱尼先生牵着那两匹驮着我们所有人行李的马，此外，他瘦削的肩上扛着一支重重的来复枪，这枪是用来防范熊和狼的攻击的。今天和第一天的天气几乎一样，同样是酷热难当，且尘烟弥漫。我们今天要翻过一道道平缓的棕褐色丘陵，路上的植被同第一天并没有大的不同，只不过我们还看见了长得十

分奇特的塞宾松。塞宾松在这里不是散长在蓝色的橡树中间，就是自己形成一片小小的树丛，它们的主干长到十五到二十英尺高的时候，就会分叉成更多的枝丫，有的笔直生长，有的斜着生长，每根枝丫上都长满了长长的灰色针叶以及杂乱的枝杈，这些都不足以形成树荫。塞宾松和其他的松树长得并不相似，它更像棕榈树。它的松球会长到六七英寸^[1]长，直径大概五英寸，重量比一般的松球重，就算从树上掉下来很长时间，它也不至于完全腐烂，所以塞宾松树下一一般都铺满了掉落的松球。塞宾松的松球富含油脂，可以用来生火，照明效果在众多的燃料中也算是数一数二的，我所知道的燃料中只有玉米穗比它强一些。德莱尼先生告诉我：“印第安人喜欢大量收集塞宾松的松球，因为他们以其中大小同榛子一般的松子为食。”太神奇了，这种果实既能用作食物，也能用作祭神之火的燃料！

[1] 1英寸合2.54厘米。

6月5日

早上，羊群就如移动的云朵一般随着我们在山麓上攀爬。几个小时后，我们和羊群都到达了皮诺布兰克山侧面的一块台地，那里轮廓分明，可供我们休息一下。突然，我对塞宾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忍不住要为这种长得像棕榈树一样外形奇特且身姿挺拔的松树画一张素描。可是，兴奋过头的我显然画不好。幸运的是，我有足够的时间在那里停留，最终，我还是完成了一张让自己比较满意的素描，画里除了有塞宾松，还有从西南角俯视下的皮诺布兰克山峰。言归正传，台地上还有一块小小的田地和一片葡萄园，它们边上有一条小溪，可以满足灌溉的需要。溪流顺着峡谷奔涌直下，挂出了一道风景绚丽的瀑布。

就在我爬上台地最高、最开阔的顶部时，海拔一千英尺的高度所带来的开阔视野叫人兴奋，而那些收入眼底的景致也让人心生诸多的憧憬。默塞德山谷中的一段位于被人们俗称为马蹄弯地的地方。站在高处，这一地带的雄壮、恢宏尽收眼底。在我看来，这一地带仿佛正奏响一千种优美的乐音以发出自己最为磅礴的呼唤。在那陡峭的斜坡之上，松树仿佛羽毛一般装点着山坡，还有那丛生的熊果属灌木，阳光落在它们中间的空

地上。更有那层层叠叠形状优美的山丘和山脊，向远处绵延，越来越高，渐渐地同远处的山峦融在一片朦胧之中。还有一簇簇的沙巴拉灌木生态群覆盖整个山间，其中不少是艾德诺斯特马属植物，它们的习性很奇特，紧紧地挨着彼此，密得就仿佛地上覆盖了一层细腻柔软且厚实的长毛绒，其间既没有高大的树木，也没有裸露的地面。远远望过去，那连绵起伏、布满长毛绒的山峦就像蓝色的海洋一样向前延伸，整齐划一，完美地将高山的雄伟、壮观都融合在了一起，此外，水光潋滟的河流在其中衬托、点缀，水的柔软融合在山脉优雅的褶皱当中，磨光了每一个可能裸露在外的岩角，那所有变质板岩中的凹槽和凸脊也好像是被用砂纸仔细打磨和雕刻出来的。整个地貌所呈现出来的无一不是出神入化、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它所传递的艺术美是何等震撼人心啊！我怀着敬畏之心，久久地注视着眼前的景象，现在哪怕让我放弃一切我也愿意。我愿意竭尽全力去找寻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淬炼了大自然的神奇，创造了如岩石、植物、动物和天气之间这样完美的搭配。这几乎无处不在的美是那样不可思议，上到天边，下到山间，不论是已经造就的，还是正在造就的，绵延千万年，生生不息！我凝视、我怀想、我憧憬、我渴望、我沉浸其中，直到羊群离开我的视线，我才回过神来匆匆画下了一幅素描。只是这样做仿佛是多余的，

因为那片充满神圣色彩、线条和风貌的景致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忘记。

这一天让人陶醉不已。到了晚上，天气变得凉爽，天空中几乎没有云彩，可是，闪电一直在其中闪耀着，仿佛光团一般射入树丛和灌木丛中，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看到无数只来自威斯康星州牧场的萤火虫振翼高飞，而非我们所常见的野火。马尾上四散开的长毛和毛毯上不时擦出的火星都在向我们表明因为有了这闪电，空气中的静电无处不在。

6月6日

一路上，我们翻过了一座座如波浪般起伏的小山，最终到了这组山脉的第二块台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同此前不一样的植被。部分空旷的地区覆盖着较多低地植物，其中有低地菊科、大百合以及其他品种的百合科植物。山麓丘陵地带最为常见的蓝橡树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加州栎树，高大优美，